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九十三回 夾峰山施俊被掠 小酒館錦箋求情

詩曰：到處為人抱不平，方知三俠是英雄。

數杯薄酒堪消渴，山望夾峰足暫停。

且說眾位離了清淨禪林，曉行夜住。那日正走之間，見前面黑巍巍高聳聳、密森森、疊翠翠一帶高山阻路。北俠問道：「二位賢弟，這不知是什麼山？」丁二爺說：「別是夾峰山罷？」北俠說：「能這麼快就到了夾峰山？他們說到夾峰山，就離武昌府不遠了。」忽然打那邊樹林中出來了一位樵夫，挑了一擔柴薪，頭戴草綸巾，高挽髮髻，穿藍布褲褂，白襪靱鞋，花繡腿；黑黃臉面，粗眉大眼，年過三旬。展爺過去抱拳說：「這位樵哥請了。」那人把柴擔放下，說：「請了。」展爺說：「借問一聲，這山叫什麼山？」樵夫說：「這叫夾峰山。」展爺說：「這可是奔武昌府的大路？」樵夫說：「正是。」展爺說：「借光了。」那樵夫擔起柴擔，揚長而去。他們三位就看見前面有一伙馱轎車輛，馱子馬匹走的塵土多高，繞山而行。又走了不遠，丁二爺看見道北裡一個小酒館，說道：「二位想喝酒不想？要想酒喝，咱們在此處吃些酒再走。」北俠百依百隨。展爺也願意歇息歇息。北俠說：「很好，咱們吃杯酒再走。」就奔酒鋪而來。

到了鋪中，原來是個一條龍的酒鋪。直奔到裡，靠著盡北頭，一張桌子，三條板凳，三人坐了。伙計過來說：「你們三位嗎？」丁二爺說：「不錯，我們三個人。」伙計說：「我們這可是村薄酒。」二官人說：「村薄酒就村薄酒。可是論壺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論壺。」丁二爺說：「先要三壺。」伙計答應，拿過四碟菜來：一碟咸豆兒，一碟豆腐乾，一碟麻花，一碟白煮雞子兒，外帶鹽花兒。二爺說：「就是這個菜蔬？」伙計說：「就是這個菜蔬。」二爺說：「沒有別的菜蔬？」伙計說：「沒有別的菜蔬。本是鄉下的酒館，就是這個菜蔬。」北俠說：「就吃這個罷，要吃葷的，上店內吃去。」二爺說：「就是罷。」少刻，把酒燙來，每位一連喝了三壺，終是沒有什麼菜蔬，商量著也就不喝了，打算付了酒錢就要起身。

忽然慌慌張張打外頭跑進一個人來，三位一看那個人，手拿著頭巾，歲數不大，二口上下的光景，面有驚慌之色，身穿藍袍，白襪青鞋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眼含痛淚，進了酒鋪，二目如鈴，口說道：「我渴了！那裡有涼水，我喝點，快著！快著！」過賣說：「在傢伙隔子後頭有大白口缸，缸內有一個瓢子，拿瓢子舀了水，自己喝去。」說畢，用手一指。那人直奔缸去，將要舀水。北俠見他神色忙迫，必然是遠路跑來。倘若跑的心血上攻，肺是炸炸的，若要喝下冷水去，炸了肺，這一輩子就是廢人了。北俠用手揪住說：「你別喝冷水，我們這裡有茶。」那人說：「不行，熱茶喝不下去，我喝的難受。我喝水還得報官去哪！我們相公爺，連少奶奶帶姨奶奶，連婆子丫鬟，馱子馬匹，金銀財寶，全讓他們搶了去了。」北俠問：「什麼人搶去？」回答說：「是山賊。」又問：「山賊在那裡？」回答：「就是這個夾峰山，有山大王連嘍兵，把我家少主人掠去。」北俠又問：「你上那裡去？」回答說：「我去告狀。」北俠說：「你上那裡告去？」又回答：「我打聽屬那裡管，我找他們這裡州縣官去。他得好好的與我拿賊。不然，他這官不用打算著作了。」北俠笑道：「你們有多大勢力，本地州縣官給你們家作哪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可不是說句大話，襄陽太守是我們少爺的岳父，長沙太守是我們少爺二叔父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家相公是施俊施相公麼？」那人瞧著北俠道：「不錯，我少主人是施俊施相公。你怎麼認得？」北俠一驚，說：「有個艾虎，你聽見說過沒有？」

那人說：「那是我們艾二相公爺，此時要有他老人家，可就好了。你老人家知道在那裡不知？」北俠說：「你放心，有我哪，艾虎是我的義子，我聽他說過，與你家少主人結拜。你叫什麼？」書童兒說：「我也聽見我們施相公說過，艾二相公爺的義父是北俠爺爺。」

原來書童就是錦箋，因在長沙遇難，有知府辦明無頭案。假金小姐丫鬟，邵二老爺的主意，就與公子成親。後來才與金大人那裡去信。正是父女母女在黑狼山下相認。以後到任，王夫人帶著金牡丹，與老爺說明，要上長沙見見那金小姐是誰。金知府也就點了頭，叫他母女帶了婆子、丫鬟等到長沙。佳蕙就上了弔了，多虧錦箋報與相公爺知道，方才解將下來。也對著金小姐寬宏大量，倒是苦苦的解勸。又是邵二老爺的主意，真的也在此處完婚。有百日的光景，施大老爺來信，病體沉重，急急的回家，若要來晚，大老爺命就不保，故此施俊金小姐、佳蕙一同起身。好在小姐與佳蕙不分大小；佳蕙也好，不忘小姐待他這個好處，三個人分和美。馱子上許多的黃白之物。駝轎上是金牡丹，那個駝轎是佳蕙，馬上是施俊，引馬是書童兒錦箋。將到山口，有鑼聲響，不多一時，寨主、嘍兵全出來了。一家寨主大王，三四口嘍兵出山口，就把書童兒嚇的墜馬，裝死不動。見嘍兵趕馱子上山，連相公俱都被捉。錦箋就跑，跑不甚遠，口乾舌燥，奔了酒鋪，求口水喝，被北俠揪住一問方知。

書童兒也知道北俠，急忙跪下與歐陽爺叩頭，又問：「那二位是誰呀？爺爺。」北俠笑道，說：「這孩子真聰明。也罷，與你見見。這是墨花村的丁二爺，這是常州府護讓衛老爺。」錦箋又與二位叩頭，說：「三位爺爺，求你們三位搭救我主人，不知行與不行？你們三位若寵著我們艾相公爺，能格外恩施，要全將我們相公、少奶奶救出山來，不但我，就是我們家的老爺，一輩子也忘不了幾位爺爺的好處。」丁二爺先說：「你也不用去報官。我也不是說句大話，勿論那山賊寇頂生三頭，肩生六臂，有姓丁的一到，準能把他那山寨碎為齏粉。」立刻就過賣叫來算帳，遂急給了酒錢，就催著南俠、北俠起身。歐陽爺攔住說：「不可。」隨叫過賣問道：「伙計，我問你，這座山可是夾峰山不是？」過賣說：「是夾峰山。」北俠問：「此山有多少山賊？」伙計說：「這座山先前一個山賊也沒有，如今日子不多，有了山寇。聽人說，有三個山王寨主，嘍兵共有四五口人。可也不傷害過往的行人，也不搶男掠女，也不放火殺人，也不下山借糧。山上可是有賊，這一方沒報過案。」丁二爺說：「你們別是一手兒事罷。這裡現有他家的相公、少奶奶，連婆子、丫鬟都搶上山去了，你還說不劫奪人？」過賣說：「爺台，你真會說。我們這小鋪多了沒有，正開了三四口年，與山賊同類，早就讓官人辦了，能到如今？」北俠說：「你不用聽我們二爺的。我問你，這山上寨主姓什麼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過賣說：「我們要說出來，更是一手兒事了。」北俠說：「你不必多心，我與你打聽打聽。」伙計說：「我們這裡是個酒鋪，在此喝酒的常提他們。聽人家說，大寨主叫玉貓展熊飛。」這三人聽了大笑，問說：「叫什麼玉貓展熊飛？這二寨主哪？」回答說：「叫做地鼠韓彰。」三人聽說叫做地鼠韓彰，問：「三寨主哪？」回答道：「三寨主不大記得了。」丁二爺說：「這可不管這個事了。」展爺說：「你們不管，我也要得管。不然這事到了京都，我應當奏參。」給完了酒錢，多給了些伙計的零錢。

三位出來，帶著錦箋。書童暗喜，想著相公有了救星了，水也沒喝，也不渴了，跟著就走。拐了兩山彎，北俠叫他帶路找山口，書童答應。正走之間，見太陽西垂，東邊一片松柏樹，對著日色將落的時候，照定松樹，碧英英的好看。耳邊忽然有人念聲「無量佛，原來是三位施主，貧道稽首」，過去了。三人回顧，是一段紅牆，有個硃紅的廟門，高台階上站定一位老道。看看有些奇怪，穿一件銀灰色的道服，銀灰色的絲縑，銀灰色的九梁純陽巾，迎面嵌白玉，雙垂銀灰色飄帶，蹬一對雙臉銀灰道鞋，白布襪子；手拿拂塵，面如美玉，兩道細眉，一雙長目，皂白分明，五形端正，唇似涂硃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輪，三絛短髯，細腰闊背，精神足滿，透出了一派的仙風道骨，念了聲「無量佛」。北俠一見，暗暗的就有幾分喜愛，見他念了一聲佛，說：「三位俠義施主，焉有過門不入之理？請在小觀吃杯茶。」北俠聽那人稱三位俠義，只當認得丁展二位；丁展二位以為老道認的北俠哪。三人對猜，故此全是一口同音說：「道爺請了。」老道再三苦讓，三位也就點頭進了廟門，直奔鶴軒，連錦箋也進了屋子。

三間西房，迎門一張佛桌，懸著一軸紙像，是一位純陽老祖；桌上有五供，銅香爐內有白檀。三位落坐。道爺在對面相陪，言道：「未能領教三位施主貴姓高名，仙鄉何處？」歐陽爺自思：「原來老道全不認得，假衝熟識。」北俠說：「道長仙爺，若問弟子，我乃遼東人氏，複姓歐陽，單名一個春字，人稱北俠，號為紫髯伯。」道爺一聽，又念聲：「無量佛！原來是歐陽施主，小道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，皓月當空，自恨無福相見，今日得會尊容，實是小道的萬幸。無量佛！這位哪？」展爺說：「小可常州府武

進縣玉杰村人氏，姓展名昭，字是熊飛。」老道大笑，說：「原來是展護衛老翁，可稱得起朝野皆知，遠近皆聞，名昭宇宙，貫滿乾坤。今日光臨小觀，蓬華生輝。無量佛！這位呢？」丁二爺說：「我乃松江府華亭縣墨花村的人氏，姓丁雙名兆蕙。」道爺說：「原來是雙俠。貴昆仲之大名，誰人不知，那人不曉，名傳天下，四海皆聞。今日三位大駕光臨，真是小道之萬幸。無量佛！」遂喚小老道獻茶。北俠問道：「弟子未能領教道長仙翁的貴姓？」老道說：「小道姓魏，單名一個真字。」北俠說：「莫不是人稱雲中鶴魏道爺，就是尊駕？」老道回答說：「正是小道的匪號。」北俠說：「原來是魏道爺，弟子也是久聞大名，只恨無福相會。今日在寶觀相逢，是我等不幸中之大幸矣。」

說畢大笑，暗看展、丁二位一眼，就知道沈中元與他是師兄弟，他在此處，不必說沈中元定在他的廟內，掩藏著了大人的下落。可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